





道光乙巳正月

琴檠叢談

惠北王題



宣郡為秦漢上谷地山川阻深氣候慘慄其俗勇悍而

剽悍其民樸僿而椎魯其聲名文物若杞宋之無徵邾

莒之僻陋踰蟻螭者咸悄然有吾土之思窮塞之感焉

余假郡符凡四閱月承前政苛慝之後補亡羊除害馬

亟亟焉琴瑟之更張顧性不耐拘檢遇事輒蕩佚簡易

吏民頗安余之拙而樂余之漫治事餘暇不廢嘯歌錢

唐吳君更生吾鄙風雅士也相與登靡笄之山渡桑乾

之水弔耨斤之故宮尋曜辣之舊壘酒酣耳熱作為歌

詩時復焚香枯坐默憶舊聞或爨蘇清談閒話風土叢

殘瑣屑輒摘烏桺葉拉雜書之投置古壘盃中受代後

探而出之甄錄得如干條分為上下二卷解之西偏有

射圃焉為賓從遊讌之所隙地十笏老屋數楹水木清
華几格明淨顏曰瑟榭以著其潔因名是書為瑟榭叢
談說文無榭字春秋成周宣榭字止作謝今云榭者通
俗文也道光十年上章攝提格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柴
辟亭長沈濤序於樊輿寓舍之苑廬



瑟榭叢談卷上

宣郡東南三十里有鶴兒嶺鎮志云即古藥兒嶺唐李
可舉破李克用兵於此案舊唐書僖宗紀云廣明元年
六月代北行營招討使李琢幽州節度使李可舉吐渾
首領赫連鐸等軍討李克用於雲州時克用令其大將
傅文達守蔚州高文集守朔州克用率衆禦燕軍於雄
武軍秋七月沙陀三部落李友金等開門迎大軍克用
聞之亟來赴援為李可舉之兵追擊大敗於藥兒嶺五
代史唐本紀亦云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
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雄武軍其叔

嘉興沈濤

嘉興沈濤

父友金以蔚朔州降於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藥
兒嶺大敗之唐書地理志雄武軍在薊州蓋克用是時
聞有軍討自赴幽薊以拒王師及聞薊納款乃取道此
嶺而回爲可舉追擊所敗通鑑注藥兒嶺在雄武軍之
西雖不言何地而自雄武至蔚朔實自東而西此嶺在
所必經鎮志所言未爲無據惟新唐書藩鎮傳言可舉
遣軍司馬韓元詔擊沙陀藥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
朱邪盡忠等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
抑若先至藥兒嶺後至雄武軍者於地理頗爲乖舛僖
宗紀又言李可舉及李國昌戰於藥兒嶺敗之不知可
舉所敗者乃克用非國昌新書之牴牾一至於此宜吳
縝有糾謬之舉矣鵝兒嶺一名坳兒嶺見周伯琦扈從
記行詩序

宣化縣響水鋪之東有嶺名老龍背石脊隆然車行崩
劣志乘皆所不載名稱不知起於何時歸安嚴海珊遂
成

有詩甚佳詩云老龍化爲石石勢感龍象蜿蜒尾南
垂鬚鬚頭北向中高良其背背俯時一仰檀車簸兩輪
行如轆釜響前奔栗馬股倒退汗牛額脚底怕雲雷破
空發龍掌呵吸桑乾河農田藉滋長何不以雨來而乃
以雹往功罪坐倒置天公虛豢養東海王所宮視遠青
蕩蕩

宣化縣東南三十里有燕然山舊志云相傳爲竇憲紀

功處案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元年夏六月車騎將軍竇
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涇陽塞與北匈奴戰於
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北鞬海憲遂至燕然山勒功
而還章懷於燕然山無注其注雞鹿塞云今在朔方窳
渾縣北並引闕駟十三州志云窳渾有大道出雞鹿塞
竇憲傳亦云憲出雞鹿塞鴻出涇陽塞皆會涿邪山大
破北匈奴於稽落山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
石勒功紀漢威德漢書匈奴傳貳師深入北至郅居水
上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
然山在其中速邪烏當卽涿邪山速涿聲相近魏書蠕
蠕傳神龜二年世祖出東道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同
會賊庭綠栗水西行過竇憲故壘次於菟園水分軍搜
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通鑑亦言魏太
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又循弱水西行至涿
邪山唐書回鶻傳貞觀三年來朝明年以回紇部爲瀚
海多覽葛部爲燕然號都督府突厥傳麟德初改燕然
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是燕然山在漢爲北匈奴境在
魏爲柔然境在唐爲回紇境去雞鹿塞三千餘里北臨
瀚海與此了不相涉又唐書地理志羈縻州關內道回
紇燕然州開元元年來屬僑治回樂河北道突厥順州
貞觀六年分思農部置燕然縣僑治陽曲是皆非燕然
而冒燕然之名此山不知何時始有此稱而志卽以爲

車騎紀功之燕然誤矣赤城縣又有燕然臺尤爲附會

可笑

燕然山始見穆天子傳河宗柏天逆天子燕然之山天子大朝燕然之山河水之阿

宣府東有上下花園鎮志以爲遼蕭后種花處明葉文

莊公

盛

記云雞鳴山之西三十里爲上花園又三十里

爲鎮城上花園相望爲下花園並遼后種花之所遺址

尚存涿人頓長史

鏡

詩嶺雲沈日暝烟斜見說窮邊亦

有花應是漢宮青塚怨不甘玉貌委龍沙

懷來縣歷陽山一名歷山相傳卽虞舜耕處史記五帝

紀正義引括地志媯州有媯水源出城中者舊傳云卽

舜釐降二女於媯汭之所城中有舜井城北有歷山山

上有舜廟水經灤水注引魏土地記云潘城西北三里

有歷山山上有虞舜廟案媯水卽今之媯川河發源延

慶歷懷來縣境西南流入桑乾河唐改北燕州爲媯州

因此水得名攷水經河水注河東郡南有歷山舜所耕

處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南曰媯水北曰汭水西逕歷

山下尙書所謂釐降二女於媯汭也是歷山媯汭皆不

在此媯川河卽灤水注之清彞水今俗尙名清水河蓋

清彞二字訛合爲媯後人因此附會耳周處風土記又

謂歷山在上虞鄞善長已辨其誤

懷來縣有橋山相傳卽黃帝葬處案史記五帝紀集解

引皇覽曰黃帝冢在上郡橋山漢書地理志上郡陽周

縣橋山南有黃帝冢是黃帝所葬之橋山初不在此魏

書太宗紀泰常七年如廣甯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唐堯廟亦止云黃帝祠不云黃帝冢也蓋上郡上谷郡相涉而誤又黃帝都涿鹿之阿卽今之保安州而金山阪泉皆在境內後人因以傳會宣鎮志兩山相近中有一石如橋闊五尺長丈餘可通行是山因此得名爾雅山銳而高曰橋凡高山皆可名爲橋猶龍門縣之龍門山豈得謂卽導河積石之龍門耶

懷來縣桑園堡泰山行宮內有磐石端平滑潤上有婦人纖趾痕眎之則凹拊之則凸土人呼爲趾石余上谷咏懷古蹟云想像光圓六寸膚一卷留得影雙趺不知何代征人婦化作千秋石望夫

赤城雲州堡卽元上都路雲州故城遼之望雲縣也若唐雲州乃雲中郡今之大同府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縣永淳元年爲默啜所破徙其民於朔州開元十八年復置見唐書地理志石晉賂契丹之雲州五代史亦謂大同與此了不相涉元袁伯長開平集雲州詩乃云天闊雲中郡豈非兩雲州并爲一談乎吾鄉秋錦山人宣府詩云行宮寂寞雙槐樹御氣銷沈舊酒樓自注正德閒中官手植槐樹並駐蹕酒樓遺址尚存今則不可攷矣武宗實錄江彬勸上於宣府治行在越歲乃成糜費不可計復葺豹房所儲諸珍寶及巡游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云云行在

蓋卽所謂鎮國府第舊志言正德十二年建安樂堂以
居誓御嘉靖七年巡撫劉源清奏改上谷書院則故址
當在今貢院之旁至皇城街西草廠乃谷王舊邸故有
王城之名後乃誤王爲皇鎮志指爲武宗駐蹕之所非
是若俗傳爲李晉王府則又不足辨矣

唐書地理志居庸關北有狼山今在懷來縣西十五里
一名狼居胥山見元周伯溫扈從北行日紀攷漢驃騎
所封之山在代北二千餘里何以此山亦冒狼居胥之
名是猶竇憲紀功之燕然去雞鹿塞三千餘里而宣郡
亦有燕然山也伯溫又以懷來榆林驛謂卽漢之榆溪
長塞亦誤

雞鳴山右有石橋橫列洋河左岸其形正上方高三四尺
圍亦如之以四楮爲一行歷歷可數有時水落覓之下
有石底虞道園謂漢太守王霸欲作橋會有兵役罷去
然詢之居民對岸並非行徑無可問渡當緣洋河水性
湍急至是爲兩山所束勢必建瓴直下不能停蓄惟排
立石楮分殺其勢然後從旁引渠以資灌溉古人於水
利每用此法道園指爲未成之橋誤矣

水經文正外史
隸續帝堯碑然後堯迺受命蜀鹿案蜀鹿獨鹿之省卽
涿鹿也古涿獨通字周禮壺涿氏注故書涿爲獨杜子
春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周
書史記解阪泉氏徒立至於獨鹿是獨鹿卽涿鹿之證

書傳言堯都平陽不應於此受命然帝王世紀謂堯始封於唐卽今中山唐縣涿鹿爲今保安相距不遠或受命於此而遷都於彼今懷戎廣甯之間民俗樸茂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西園城東有八角井相傳爲漢李后汲水處攷五代史漢家人傳高祖后李氏晉陽人當時燕雲十六州已賂契丹李后何從來此流俗附會不足深辨方志載之可謂無識武昌林大林盛辨順聖川晉王山頗能援据史傳乃亦摭拾不經之談作八角井詩可怪也

懷來縣西土木驛卽明英宗蒙塵之地錢唐吳更生州

倅長卿

謂其平原四戰無險可守宜六師之潰敗不可

救當日何不急趨居庸以扼形勝余攷明史英宗本紀

帝下詔親征羣臣請駐蹕居庸關不許遂如宣府大同致有土木之變然跡其北狩之由實因中官手握兵柄持人主如嬰兒非盡在形勢之不便也更生土木懷古詩云莽莽平原殺氣浮。蟲沙猿鶴一時休。蒙塵幸免嶽欽辱。歸國重煩呂卻謀。不忿薰胥緣穢里。頓教戰骨付哀耶。君王倘憶當關險。黃屋應先扼上游。余亦有土木驛詩云荒城雉堞半凋殘。凍雀聲聲怨紇干。捺鉢何年張大幕。統軍底事屬中官。天邊紫塞沙猶積。地下青燐骨已寒。中外一家三萬里。而今莫作戰場看。土木本名統墓店因店北舊有統軍墓故名見王惲中堂事紀一

各統幕鎮志遼主游幸嘗張大幕於此故第三句及之
遼史營衛志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元陳孚統幕城詩不
知何代開軍府猶有當時統幕名則游幸張幕之說非
也又通鑑武德六年秋七月辛巳高開道所部宏陽統
漠二鎮來降則統漠之名唐初已有方輿紀要謂卽開
道所置

唐初懷戎淨屠高曇晟因縣令具供與其徒襲殺令僞
號大乘皇帝以尼靜宣爲耶輸皇后建元法輪尋爲高
開道所并見唐書高開道傳曇晟以僧人爲天子與明
太祖同而成敗事異余上谷詠懷古蹟云紛紛割據到
懷戎媯水縈迴繞故宮不見龍潛皇覺寺漫將成敗論

英雄

萬全縣張家口前明與俺答互市之地小境門上層樓
卽當日市臺又有大境門重關設險今則中外一統四
門洞闢矣余有詩云偪仄難容突騎豪誰憑一障限天
騎千年城窟泉猶咽五月關門雪未消不見車書大無
外漫將貢市說前朝太平閒煞幽并健且俯陰山學射
雕

宜興儲龍光上谷雜詩注首座寺有范銅秘密佛像六
軀形容醜穢跌下鐫字一行云烏斯藏大慶法王諸占
班丹發心造康熙中某縣令毅然欲毀之營將惑於邪
說謂可辟兵竭力護持竟不毀舊志首座寺在城北五

虎街儲雍正朝口北備兵是爾時佛像猶存今則并寺
俱毀土人無復知之者余上谷詠懷古蹟云秘法空傳
演揲兒橫陳嚼蠟味誰知如何亦墮金人淚歡喜諸天
少護持

張獨二口塞外有太子城遺蹟已不可考每黎明時從
遠望之見有城郭湧出地上樓櫓雉堞宛然如新須臾
日出卽隱不見元郝伯常有化城行殆卽其處納蘭

常

安宦遊筆記言塞外或廣野或山巒有時宛然一女墻
雉堞層疊高下有時參差樓閣淺深戶牖一一刻肖有
時若禪院若真堂古木森森遮繞似遠似近欲澹還濃

此猶萊維山市登州海市之類納蘭氏謂天地之氣細
細濛濛洄薄變幻徇往不有洵然

水經聖水出上谷酈善長注水出郡之西南聖水谷東
南流逕大防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高廣四
五丈入穴更崇深穴中有泉案所云聖水谷蓋卽懷來
縣之聖水洞也

水經注濡水有二其一卽今灤河當時謂之難河酈善
長謂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訛蓋濡誤爲難難又訛爲灤
耳其一出高陽縣東北春秋昭公七年齊與燕盟於濡
上卽此又有小濡水見魏土地記

保安州龍門山斷崖中闢飛瀑長懸其冰景尤爲竒詭
州人楊聖功明經養正撰記云衣瀑而成形如巨橐曰

冰甕石破其底冰噴噴而下綴縷縷焉繼繼焉曰冰裘
甕有二水俯射而噬其一之半如鶴曝於石而垂羽曰
冰翼渠潰而注繼以搏風冰如霧鬣如繁纓又擬鬣鬣
老人曰冰鬣云云明經所著心仙集搜訪未得記中所
稱冰甕諸名頗爲刻畫盡致足資談柄

承德府紅石巒梁

據熱河志

由熱河至八溝必經之道其高

倍於青石梁絕頂尤爲險隘過者皆下馬而行土人呼
爲紅石拉余初不解拉字之義後見林佶全遼備攷云
邊外多山戴沙土者曰嶺戴石者曰拉亦作礪

爾雅釋鳥鷓鴣冠雉郭璞注鷓大鷓似雌雉鼠腳無後
趾歧尾爲鳥鷓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一切經音義引

爾雅舊注今鷓大如鷓鷃美俗名突厥雀生於蒿萊之

閒朝野僉載調露後有鳥大如鷓鴣色如鳥雀飛若風聲
千百爲隊時人謂之鷓雀亦名突厥雀事物紺珠沙雞
又名鷓五雜組萬歷閒京師市上有鳥大如鷓鴣毛色
淺黃足五指有細鱗如龜狀名沙雞云是塞外至者味
亦似山雉合觀諸說是沙雞卽爾雅之鷓鴣芹城小志
盤山志居易錄諸書皆指爲半翅非是案戒葺漫筆半
翅鳥倍大如鷓鴣性極癡又謂之半癡亦曰癡半斤好
視紅物飛不遠輒下歇人著紅裘襖誘之則凝視不去
故可得稗史彙編半翅飛不過三四尺可以杖擊之而
得卽朱垞詩所稱低捨白龍堆也今宣府冬月以二物

爲常饌形質亦復不類沙雞略具文采半翅則純褐色而味較脆美吳融羊車賦三四八四以爲之而周禮羊車鄭注訓羊爲善非真以羊駕車也晉時始有羊車宮中遊幸所乘今北地小兒嬉戲閒亦乘之然不足以行遠若吉林之以犬駕車則引重致遠用同牛馬矣元於遼陽設狗站十五處遼史儀衛志總纛車青幟車涼車皆駕以駝元李公饒夜行烏桓道詩橐駝駕輕車怒項不肯發袁伯長開平客舍書事詩亦云馬解避駝車是當時漠北兼用駝車任載今則不聞有此耳

元迺賢金臺集居庸關詩注關北五里今敕建永明寶相寺宮殿甚壯麗有三塔跨於通衢車騎皆過其下云

云今三塔已亡其二寺亦改名塔下刻經咒甚多有漢

字有梵字有蒙古字有畏吾字顧亭林據元史泰定帝紀以爲指揮使兀都蠻所刻余嘗盡拓以歸皆不著刻經人名內惟一條云至正五年歲在乙酉九月吉日西蜀成都寶積寺僧德成則所刻非一時一人之筆矣

油麥形似小麥而弱味濇微苦核之本草當卽燕麥油

燕聲之轉耳油一作莜關北宣大圖朔諸郡民間皆以

爲常饌太倉彭甘亭北菽有莜麥飯詩序云油麥不見

諸書莜乃田器郡志卽以此字當之未詳所據作詩以補廣志要術諸農書之缺云云蓋亦未知其爲卽燕麥也

宣郡產石雞色似班鳩有黑文而大若雌雉短尾紫距皆赤能食石及瓦礫張獨口外產火雞大如鶴羽色班雜好食然炭又有雪雞毛羽如雪形肖鴿而大兩眉微紅足有毳毛飲啄雪中人無以辨惟尾末雜黑線得以識之

白翎雀形如鵲令而小翅有白翎產今獨石口外所謂烏桓城下白翎雀也楊廉夫稱其能制猛獸尤善擒鴛鴦王士熙又有小小白翎能念詩之句今此雀但能學百鳥之聲並無解爲人言者且亦不聞其能制猛獸豈古今物產之異歟元以前未入中國宋史吳在木傳鳥有白翎雀獸有青尾鹿乃謂雀之白色者非此

迺旗璣言宣府教場東西幾十里南北二十里蔚州城墻磨磚所砌語云蔚州城墻宣府教場是今城外西南一帶皆前明教場地也

口外馬乳迤北八珍所謂元玉漿也蒙古人釀以爲酒色如清水味微甘香名阿爾氣如以爲力薄復入鍋蒸又量加酸乳重釀而出名阿爾占三釀者名和爾占四釀者名德普舒爾五釀者名沾普舒爾六釀者名薰舒爾又馬乳置於暖處每日用箸縱橫攪之數日味如酸漿力可敵酒名曰七格皆見宦游筆記

口外黃羊世稱俊味在迤北八珍之上元楊允孚灤京雜詠所謂北陲異品是黃羊也然其狀絕不類羊許圭

塘詩有肉須供世無魂亦似麀蓋與麀相類惟麀角大而黃羊角小又其尾短而根白色為差異耳戴伺六書故竟以黃羊為麀固非邵二雲爾雅正義又以釋畜播羊黃腹當之亦誤周禮疏爾雅在野曰獸在家曰畜黃羊其可畜乎

漢陰子方祀竈之黃羊當即爾雅之播

周書王會解高夷噉羊噉羊者羊而四角述異記周武王時東夷進六角羊案元楊允孚灤京雜咏皮囊乳酒鑼鍋肉奴視山陰對角羊自注羊或四角六角者謂之迭角羊迭義未詳以其角之相對故曰對角毛角雖奇香味稍別故不升之鼎俎云云今口北所屬之多倫諾爾與元灤京相近其地產四角六角羊形質與常羊不殊惟角多為異蓋即古之噉羊耳畢氏山海經注乃謂

錢來山之羝羊疑即噉羊江都陳穆堂逢衡周書補注

又以述異記六角為四角之誤皆未知今口外固有四角六角羊也

宣化郡北為古長城遺址即造陽地也漢書匈奴傳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勃追盧縮至長城即此張守節正義乃謂即馬邑長城不知馬邑在朔方世家云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一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與匈奴傳所謂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者正合縮為燕王封燕故地境固不得至朔方也

正義又云亦名燕長城在媯州北是似馬邑在媯州者
更誤矣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被縮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媯
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也馬蘭溪今志乘不
載方輿紀要云在懷來衛東北按括地志但云懷戎有
馬蘭溪張守節引以證史文上蘭之地曰恐是者疑而
未定之辭顧氏乃云括地志以爲卽上蘭水誤矣
史記楚元王世家於是廼封其子信爲羹頡侯索隱曰
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轅釜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羹
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五十里案高祖取其山名爲
侯號者怨故也余謂羹頡不得爲爵號當是高祖借羹
頡之名以寓轅釜之恨自當以正義說爲是然漢世侯
封或以縣名或以鄉名或以亭名從無以山名者必是
羹頡以山名鄉高祖伯子封爲羹頡鄉侯耳山在今懷
來縣
厄魯特本元阿魯台部 國初時有噶爾丹者自立爲
汗侵掠其隣喀爾喀部
聖祖親統六師討平之先殲其妻阿弩噶吞於陣後迺
生擒喀爾丹朔漠遂定爲
皇朝開邊用武之始而兩部構釁之由實因爭一琵琶
女子雖女戎召禍自古爲然亦豈非天假之以成
聖世武功之盛哉乾隆間徐芝仙蘭赤陵姐琵琶歌詳

述其事今錄於此歌云邏沙檀上紅紋蹙龜茲國唱無
 愁曲尤物皆乘氣運生天教色藝空金屋千年大漠藏
 龍蛇化爲女子顏如花生長赤陵呼作姐能將蕃曲譜
 琵琶琵琶宮調八十一別有新聲緩挑出韻並風生樂
 萬方國王喀爾一見加諸膝其王分地跨興和西與山
 戎厄魯接壤多閒起侵陵緣互市終修和好悔操戈鼓
 聲坎坎冰天裂艷妝正踏山頭雪一枝春色照黃沙兩
 國兵端從此結虎奪龍爭秋復春朝爲楚媵莫爲秦掌
 上青娥偏解舞原頭戰骨幾生塵皇皇天子修文德
 頻遣行人頒玉敕蠶茲獬貜喀爾丹惡浮天爲一婦人滅

一國旌旗出沒黑山阪風雨憑陵青海頭塵起百靈爭
 訴帝霜高屬國盡防秋維時五月二日暮 至尊駐蹕

香泉戍寇騎倉皇走大荒龍驤浩蕩來西路羽林年少

爲余言親見闕氏陣前仆喀爾丹之妻 阿弩噶吞四寸文綦么鳳

飛週身細鎧秋金鍍芙蓉十隊化寒烟剩有殘英泣斷

弦鬢點雪霜亡昔贊命餘鋒鏑出祁連理藩院裏秋槐

老階墀猶把琵琶抱宛似蝦蟆陵下人潯陽江上傷潦

倒聽彈一曲別郎官弦上傳來意萬般未死若憐胡地

隔得歸翻戀漢恩寬曲終上馬風蕭索風吹淚逐哀弦

落何須淚逐哀弦落禾黍油油滿沙漠君不見傾城傾

國代有人若個老歸生處樂況爾歸時國有君太平無

復強侵弱

楊養正馬德良傳德良字完秉保安州人博涉藝文崇
禎癸酉舉於鄉
皇清兵入保安德良以家行居遼十二年不仕躬耕負
薪癸未秋尋殂妻朱氏殉焉弟德鑾及婦王氏是日亦
組頸死云云夫古今言兄弟之友愛者如陽道州之沒
齒同衾已屬罕有迺德鑾以身殉兄并及其婦亦可謂
千古之畸行矣

金史列女傳哀宗寶符李氏國亡從后妃北遷之宣德
州居摩訶院日夕寢處佛殿中作幡旆會當赴龍庭將
發卽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其門紙曰寶符御侍此
處身故余上谷詠懷古蹟云大節從容淨土留幽蘭殉

國共千秋不須更羨梁園死金水河頭弔玉鈎

宣郡北山亦呼爲小恒山山寺中有石磬懸殿中橫木
上高可尺許廣二尺有餘厚二寸石質深黝上有白斑
就斑點處叩之其聲高下不一中合律呂余嘗擬移置
郡署以及瓜未果鬱林之載始信古人真好事耳

吾家忠愍公

鍊

謫戍保安後復因宣大總督楊順巡撫

御史路楷承分宜風旨劾公不道遂被慘禍隆慶改元
公子襄上書訟寃華亭柄國逮順楷下吏論死遂獲昭
雪今祠在懷來之新保安明之保安衛也余展拜祠下

作詩二首云但餘熱血洒空腔絕少刀圭治頸瘡塞上
萬廬爭慟哭

公因楊順安殺難民爲詩刺之有白草宮
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之句

中十日太披猖路楊死益人心快瞿鄧名先謫籍香天
水冰山在何處荒祠累代肅烝嘗貢市紛紛乞罷兵憂
危竝議到儒生萬言封事批鱗切一賦籌邊走馬成忠
憤豈應論左道英靈猶欲請長纓白蓮風定餘霞散來
奠椒漿雪涕橫周櫟園書影載分宜籍沒時攜一方書
出監者問曰有刀瘡藥能醫得楊繼盛沈鍊頸瘡否故
第二句云然未果也

吾鄉張博山邵出關詩胡麻作膏油生味和蔓青入口
先嘔惡胸逆顏爲赭蓋關外烹飪多用胡麻油邊庭所
產氣味惡劣不可嚮邇其莖纖直而短花開頂上作藍
色與內地脂麻花白而莖分四稜六稜者形質全別不
得誤切爲一也

博山自定木威詩稿竹垞檢討稱其鏗鑄百子有日鑪
風炭之手古體有似羅浮屈五道士今體則排募近人
其歎美如此余謂木威詩樂府尤佳集中行路難二首
爲出關時作今錄其一云有舟莫渡黃河水有馬莫登
太行山黃河濁流幾時息太行驚沙無日間如何更出
居庸關虎豹巉巖不可攀朔風如刀磧如鏃使人頃刻
凋朱顏積雪何皚皚亘古不得開嗟爾遠游胡爲哉羊
皮作裘薄如紙蕃兒生長冰窟裏朝來亦凍山谷死君
不見黃雲城邊白登臺旌旗萬乘埋腥埃况爾獨行踽
踽土木之形骸行路難歸去來真不減九歌草堂擬古

諸作不文洪州言益讓去來真不滅火煇草堂詩古

孝女張富姐蔚州吉家莊人父張奉久患瘵疾女侍奉不懈山水驟至女扶病父出避同歿於水女抱父屍髮髻簪環均未散亂顏色如生道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事此今之曹娥叔先雄不可不為表彰也

今京師用錢以五百為一千名曰京錢宣郡以三百三十三為一千名曰宣錢通州以東至山海關以一百六十六為一千名曰東錢不知起於何時相傳前明兵餉不足以故減短之數因地而異攷梁武帝時破嶺以東錢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九十為百名曰長錢錢陌多寡不同自古有之然我朝各省兵餉皆制錢足陌從無蹺減之事而民俗尚因仍勝國之舊殊不可解

張光弼塞上謠云馬上毳衣歌刺刺往還都是射雕兒又一首云胡姬二八貌如花留宿東西不問家醉來拍手趨人舞口中合唱阿刺刺阿刺刺蓋當時塞歌助語之聲二詩一作仄聲用一作平聲用

遼史地理志歸化州有炭山又謂之陁頭有涼殿承天皇后納涼於此山東北三十里有新涼殿景宗納涼於此此歸化州之炭山也今在萬全縣境遼史太祖紀三年五月甲申置羊城於炭山之北以通市易五代史四夷附錄阿保機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

乃後魏滑鹽縣也通鑑注引宋白曰阿保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地其地灤河上源西有鹽泊之利則後魏滑鹽縣也此又一炭山準其地望在今獨石口外與和故城東北土人稱爲黑龍山又名黑老山與歸化州之炭山絕不相蒙且歸化隸西京奉聖州石晉始割獻太宗不應太祖時卽置城通市其非一地可知至遼紀內每有清暑炭山之文而天祚紀亦云射虎炭山此皆興和城北之炭山若歸化之炭山地志明載承天皇后及景宗涼殿遺蹟初非謂累朝世主皆在此納涼也明一統志諸書率以兩山并爲一談口北三

耳

周伯琦近光集立秋日書事詩鐵利標山影自注云上京西山上樹鐵旛竿高數十丈以其下海中有龍用梵家說作此鎮之元史文宗紀至順二年命僧於鐵旛竿修佛事然則今良鄉之琉璃河俗呼王彥章鐵篙者卽鐵旛竿之類也

遼史地理志西京奉聖州礬山縣本漢軍都縣山出白綠礬故名有礬山在州南六十里其地當在今保安州境若漢軍都縣則在今懷來昌平二縣境元省礬山入永興不得遠至昌平遼志誤也宣鎮志礬山在懷來縣

保安衛地

唐書突厥傳言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以爲災異也
今塞北盛夏而霜固無足異卽三日五日並出亦時時
有之蓋寒氣逼天疑爲此狀非真日出也徐芝仙和友
人雪後行獨石口外詠所見云明沙灘上雪鋪銀天作
穹廬覆遠人覆到晚來天亦冷羲和鞭出日三輪
劉公是檀州詩市聲衙日集海蓋午時消自注每旦海
氣如霧至晚消盡土人謂之海蓋案檀州卽今順天府
之密雲縣余嘗句當公事往來其間並不見所謂海蓋
詢之士人亦無知者豈古今氣候之異與然密雲初不
近海而云海氣如霧殊不可解

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傳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

嘗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胡一人問

之曰此謂之笄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曰

方午也攷文進爲契丹平州刺史今之永平府固無笄

日之事卽遼上京臨潢府今爲奉天之錦州亦不聞常

有此異大抵是時南北分域從虜中來者輒造怪異之

談南人未至其地遂無一難之傳聞異辭踵訛承謬笄

日之說亦海蓋之類耳

笄日南部新書作笄卻日

漢書地理志上谷郡秦置縣十五今之懷來縣地卽秦

漢之上谷也隋唐之上谷郡乃治易州而以懷來昌平

等縣隸涿郡兩上谷絕不相謀程大昌北邊備對乃云

漢緣邊九郡上谷易州是以隋唐以後之上谷爲漢之上谷誤矣

史記貨殖傳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正義曰種在恒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代今代州案漢之代郡即今蔚州與唐之代州不同種代當是一地張氏分而二之誤

宣府地近塞外頗染蒙古之俗貧民無力營葬者多棄屍山谷余於城東措置漏澤園一區海昌查梅史刺史揆爲作宣化府義冢記今錄於此 沈西雍太守以經

學爲政凡所修舉必蘄合於古有非尋常吏師能通其意者道光十年春權宣化府事甫三月州縣胥樂其爲治郡之廢墜汲汲求復其舊惜其暫而未得大見所欲爲也府城東郭外故有義冢歲久不可攷太守憫焉迺

捐俸錢別買地於城東七里臺爲畝十而蜀教諭余璫

董其役地既開廣席藁畚鍤灰釘之屬無不盡其地計

葬瘞者無算可久而不廢矣乃述其事於其鄉人查揆

俾文之以記年月揆案斂葬之政見於史傳者夥矣然

或以臯瘕斃或以鰥寡無告或以凶荒兵革道殣戰死

皆一時一事非有定制至宋始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

官地瘞後乃有漏澤園則郡縣皆行之矣今太守亦猶

乎世俗吏所爲乎抑蘄合古之所爲乎月令孟春掩骼

蕪背許鄭皆以爲兼鳥獸之骨人固至重矣而必煦煦

及於禽獸竊以爲仁政之大未必然是非湛深於經而

精求其用意不能通也古之儒者通天地明陰陽以爲政事之本洎流弊所極競言災祥圖讖於是經學衰而治術亦疏矣按月令明堂言陰陽者也鄭氏於掩骼葬骨謂死氣逆生氣高誘謂順木德而尚仁恩此則經之所爲仁政已異乎史又何疑於許鄭耶先儒董仲舒劉向父子等其論政必辨五行陰陽由此以通天人之奧得治化之源使死氣鬱蒸以逆方生之氣則水旱凶札癘疫之爲害皆由是起然則掩葬之所係者爲甚大太守所爲蘄合於古者乎易泰爲正月卦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夫天地之道陰陽之道也天地之宜陰陽之宜也天子財成輔相於上三公宰相寅亮變理於下士大夫以學問政事贊毗於一時一事使寒暑不忒四時和平胥是道也其事則備著於月令如掩葬其一耳而孔穎達援大司徒及職方貢物之宜已未合乎扶陽抑陰之本旨至僞子夏傳乃以結網罟作耒耜當之以是爲財成輔相可乎宣化府爲苦寒地山谷幽阻水澤沍冽其嚴凝亭毒足以抗陽和召陰膏况暴露者又從而醞釀之是固大守宜加意者矣徒曰慈愛惻隱而已則凡爲吏者優爲之也太守窮經而善於其政故揭太守之意而記之如此時道光十年六月日也

瑟榭叢談卷下

嘉興沈濤撰

懷來故文學張

漪

績學通經著有春秋經異十二卷詩

傳題辭故四卷論語異文輯覽四卷行世嘗攷後漢盧子幹隱居上谷學為儒宗何以近代以來不少概見文學能通漢儒訓詁不為方聞所囿可謂有志之士天不假年未竟其業惜哉

歸安孫二山孝廉

春蘭

主宣郡柳川講席出其尊人遲

舟編修

辰東

種紙山房詩稿見示中有送溫明府之崇

安詩云御茶堪配崑崙水絕品人間或未知最是官齋清絕地一甌啜向退衙時自注茶味武彝第一水味黃

河第一余謂此論足補李疵茶經又新水記所未備編
修以乾隆壬辰第二人及第其從祖吧瞻司空在豐康

熙庚戌通籍甲第名次相同里人因目編修為小梅眼
云

大興余子方學博珽可鐸宣邑有吏幹才余整飭書院

捐置義冢諸事皆賴其匡勦之力嘗以弟子禮事余瀕

行又以一鶴為贈予作詩謝之曰臨別何曾選一錢此

行原不辨蒲莧切腰纏多君幽費能忘俗贈我胎禽似欲

仙萃野未借呦鹿至花陰好伴疣琴眠官貧爭柰橫添

口為汝休糧一羈然更生戲題二絕云此身曾到鳳麟

州一一聲應候九秋盡道相人如相鶴使君雙眼勝浮

邱公田種秋已無餘薄俸難償乞米書我有譚言誰主

張仄劍他羊續舊懸魚

子方和予謝鶴詩云籠禽應費辨蒲莧切餐錢譜入琴絲

別緒纏剩有高懷矜羽翼留將瘦影伴神仙近依碧漢

聞宵嘆倦倚青松趁晝眠羨汝得隨旌節去屋烏同愛

亦忻然余復疊韻酬之云拔釘錢與捋鬚錢腰瘦何堪

十萬纏五貺可無詩媵鶴一麾聊當夢游仙簿書堆裏

清娛伴帶草香中自在眠雨霽沖霄張仲舉莫因小別

更潜然子方考滿當薦故結句云然

錢唐陳閻玉別駕裴之故人雲伯大令文述之子亦號

小雲有雋才中年殂謝士林悼惜其姬人王氏紫湘秦

淮曲中人歸陳數年病瘵而天閔玉甚悼之因仿董宛
君梅影菴故事作香畹樓憶語數十條可爲青溪板橋
添一佳話當桃葉渡江時停橈京口上元歐陽嶽菴孝
廉長海阻雨江干兩舟相值嶽菴因調慶春澤慢云帆
葉寒霞櫓枝搖月好風吹送蘭舟載了輕盈而今不載
閒愁繩河剛報星期近駐仙雲數過涼秋盼圓蟾三五
紅橋先照紅樓 素娥青女遙相妬妬嬋娟最小艷福
雙修琴媵詞成畫眉人待鴛鴦江皋便欲凌波去肯輸
他陌上春游祇難忘燕子歸來舊日簾鉤紫湘沒後閒
玉自金陵歸吳嶽菴復用前韻送之云畫鼓淒烟總帷
弄雪送伊如此歸舟君自淒涼無端觸我閒愁蘭橈親
見迎桃葉到而今才幾番秋賸些些綺讖重提燕子空
樓 彩雲莫惜輕飛去便花殘月缺已算香修昨夜紅
窗有人絮泣紗幮春風難遣羅敷恨况頻年羅隱狂游
道輸伊四載銀屏百幅銀鉤蓋嶽菴所眷茗卿讀闈玉
憶語淒然感觸故下半闕及之嶽菴今客綽萃亭觀察
勒恭額 署出小畫舫齋詞稿見示讀此二闕不勝金粉
凋殘人琴零落之感

蟲有名紅娘子者似莎雞頭翅赤見事物紺珠嶽菴調
南鄉子賦之云一樣可憐蟲樂府偷呼小字工幾日秋
衣剛換着重重貼裏衫兒茜色籠 瘦影不禁風癡盼
雙飛願許同恁向豆棚瓜架去恩恩佳耦尋來紫相公

體物工雅可入茶烟閣集紫相公主蔬神見清異錄
嶽蒼問字於余以詞代贄較子方之鶴尤爲弦韋韻事
調倚春從天上來云願託雲霞勝靈山香火拜倒楞伽
飲水清心爲霖巨手江南曾試栽花若个蒼生似我依
倚處竟在天涯感年華只淚彈知己敢怨紅紗 憐才
定推真賞恁珠掄玉采披到泥沙一月春和萬閒厦廣
飄零肯惜殘葩恰怪桑乾絲柳甚怱怱不繫仙槎謁高
牙待他時載酒儻許侯芭余牽絲江左故詞有蒼生之
語云

族姪卜歐

世枚

客宣郡先後十餘年土風民俗軼聞瓊

事記憶甚多余撰叢談頗資討論之力詩亦清麗可誦
尤愛其苦雨一律云漸覺重城海氣浮朝來閒倚仲宣
樓一簾濕霧留寒淺半榻涼雲壓夢愁往日心情猶殢
酒頻年詞賦易悲秋人閒已是無乾土滴碎梧桐未肯
休幽憶怨斷中更極纏綿悱惻之致

宣化李烈女名够姐年十八未字逆奴周九窺女如廁
乘閒狎抱女極力撐拒並以爪敗奴面十指盡裂奴碎
女首斃官置奴於法而上其事於

朝廷旌異焉嘉慶己巳八月十二日事余以有關風教
作詩弔之並邀更生同作余詩云白茅包死麕何物感
我悅女蘿倚貞松期保歲寒會狂且彼何來夫豈治容
誨粲粲拒霜花肯作飄溷穢矢志皦不汙九死余未悔

南八指先斷禽息首立碎睢陽齒既穿常山舌亦潰嗟
古烈士風此女眎無媿蔚州宋家女畸行軼流輩正氣
留乾坤百載遙相對我無朱竹曹卷圃筆紀事歷如繪作
詩俟采風悵望一洒淚更生詩云流泉在山清彩玉韞
石美女貞凌嚴冬艷不數桃李一旦吹狂飈狎狗欲磨
齒草乏護門功花同落溷眎不周觸頭顱太華挾手指
日慘雲模糊乾血染苔紫平生慕守正臨難肯惜死世
豈無鬚眉媿此弱女子護門草出常山見物類相感志
明史常遇春傳遇春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
其宗王平章將士車馬師還至柳河川暴疾卒年僅四
十柳河川在宣郡北門外余有柳河川弔常開平詩云

紅巾擾攘真人出猿臂將軍勇無匹饑來就食識英雄

杖策軍門氣蕭瑟擒權馘亮吳漢空長驅直北誰當鋒

非不能戰慮輕戰終先士卒成大功橫磨十萬燕雲路

鐃鼓聲喧柳河渡將星忽見殞前川嗚咽川波至今怒

吁嗟乎自來開國多雄猜功高震主奚為哉酒置舊宮

蒙被臥弓藏虞部抗疏來錄成姦黨胡藍獄武安若在

詎免族畏屍便當角巾歸為爾臨流一慟哭其大

大興李子文孝廉雲章蔚州李氏兩僕行序云嘉慶壬

申夏在桂林蔚州孫神泉明府摺述其鄉人李氏義僕

事李先代為盜所得奴子某持刀力鬪脫於難又虎噙

幼主一奴一斧斫虎得免兩奴皆受巨創其家尚藏其

刀與斧焉相傳奴本舊家子遭難失身紳泉不能舉其
姓氏恐終淪沒存之篇什詩云蔚州李氏兩僕忠且武
一殺賊一殺虎皆於危難中挺身救其主主曰余生實
維汝鄉里驚誇色飛舞兩僕於今已黃土主人猶存舊
刀斧嗚呼刀斧亦區區兩僕之武可不書書其大節能
忘軀事主之義如是夫若兩僕者胡爲奴此奴非碌碌
破巢之卵儿上肉惜哉姓名不得詳我據所聞書兩僕
嘗慨志乘失修義烈事多湮沒弗彰得子文此詩兩僕
千古矣

吾鄉乍浦市中賣餅家有光餅一種中爲孔穿如錢較
大。貫以紗線可負而行。相傳戚繼光行軍時所作爲三

軍裹糧之用自來說餅者未見題詠錢唐吳中林司馬

廷華

光餅歌云初疑穿破沈郎錢還如壓匾韓媽彈體

物極工司馬嘗補蔚州志較之魏氏原書頗爲精核

宣郡囹圄在鎮解之西四面孤懸旁無附麗牆外卽通
行路每遇風雨晦冥之際愁雲慘霧凝結不散人俱不
解其故嘉慶癸酉永康潘貧膠刺史國詔宰宣化更治
獄牆掘地得髑髏數百枚於郊外瘞之此後遂無所睹
矣問之故老云是地前明爲首級庫邊功獻捷歸元於
此少陵詩天陰雨黑聲啾啾洵有是乎

貧膠服官三十年所至有惠政生平以理學自命嘗於
某觀察酒坐見有優伶卽拂衣起觀察嘉其守正言於

上官立予卓薦時人兩賢之詩不多作而時出秀句嘗有夜靜月親人五字極佳惠和主下以國學自命嘗飲

錢唐蔡莘腴大令任由庶常改官畿輔三黜屢空困躓

不偶歿於龍門任所虧帑鉅萬遺困凍餒不暇恤未聞

有如魯望之憫承吉者亦可慨已大令多髭人以髯蔡

目之詩純學大蘇遺稿散佚錄其龍門卽事云八口猶

倚潞水濱單車犖抗黃塵始知塞上風雲變不似關

中草木春投筆何須侯萬里飛書尙欲辟千人紫薇花

上一鉤月願乞君恩老此身以龍門誇於關內諸君

云臨流負郭得清娛斗大山城頗不孤四堡毘連成犄

角一關陡絕控幽都邊陲莫使愁荒遠景物居然入畫

圖二十年前看案吏暫司筦鑰維維符長安嶺云官如

靈運興猶豪側嶺橫峯敢憚勞轍石乍驚輪有角面山

可惜土無毛路侵雲脚成虛步泉帶風聲作怒濤喚作

長安偏日遠京華北斗仰天高數作皆興酣落筆豪氣

未除讀之猶似見碧庭鐵珊館名酒坐掀髯四顧高談雄辨

時也

余曾在方鐵珊參軍廷瑚席上贈莘腴云此中空洞寧

無物不合時宜一肚皮競笑使君毛繞涿故應吠犬足

生齷能消塊磊無過酒豈謂饑窮竟坐詩拔劍向天公

莫舞古來壯士幾揚眉鐵珊笑曰此東坡效山谷體也

江都林小桐少尹報會性傲多才尤善漢隸爲宣化典

史以忤前守幾至落職余到郡時已量移大興整妮將
行口占贈之云舉世何人擅八分桑乾河上又逢君空
齋欲遍留君字君是當年蕭子雲巖關絕塞漢秦餘金
石摩挲願竟虛喚取襄陰舊賢令磨厓共作擘窠書此
輩何勞識姓名青泥一襪到公卿端應喚作書牆客好
配吾家畫壁生張雲巖姊霖亦工隸書曾假西寧縣
事故第二首云然

長白普次雲太守

俊

權口北觀察篆作上谷雜詩句如

洋河風急雲如馬狐嶺春深雪滿山紫邏詩成邊月小
青袍人老野雲多皆極悲歌感慨之致

次雲出所藏元人李易安小像索題余爲賦二絕句云

漱玉聲疑響珮環春殘幽恨苦相關

易安有傷心柳絮

泉頭水種出蘼蕪綠徧山月上新詞最斷腸纏綿兒女
意堪傷不應人比黃花瘦却道全無晚節香嘗謂朱淑

真菊花詩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實鄭所

南自題畫菊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二語

所本志節皦然卽此可見斷腸一集特以兒女纏綿寫

其幽怨月上柳梢詞見歐陽公集明人選本嫁名淑真

致蒙不潔之名亟應昭雪易安何等女子况未亡時年

已垂暮汝舟之適亦恐近誣

錢唐金質夫太守

文溥

舉乾隆丙辰鴻博後守直隸順

德以罪遣戍隨園詩話云死後搜其遺詩僅得游張園

一首尊聞錄又載其登燕子磯濤聲寒夕照亭影落孤鴻之句余於宣郡志內見其榆林土木二詩甚佳今錄於此榆林云四山如列垣平地類井底中有百雉城扼要勢莫比前險懷來橫後險居庸峙登陣一長眺目力盡百里遙青共邇碧歷歷羅案几時清斥埃閒春深草木美荷鉏者誰人三五聚沙嘴歸耕定何日不覺三嘆起土木云旭景照荒城行行詣土木據鞍話前代鑄此一大錯萬乘等兒戲一擲向沙漠千官爲鬼雄碧血染劍鏃天地十年閉廟堂三日哭幸賴瑕甥謀再造乾坤局不然晉愍懷無亦微欽續千金戒垂堂白龍困魚服何物小閹豎青史有餘戮崇祠榜顯忠遺碑不忍讀

楊升庵滇載記元梁王女阿蓋愁憤詩雲片波濤不日人押不蘆花顏色改。法押不蘆花北方起死回生草名。攷白湛淵續演雅草食押不蘆雖死元不死注漠北有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然以他藥解之卽蘇是押不蘆並非起死回生草蓋死而尙可復生故蓋用之傷段功之竟死耳。今口外有斷腸草人馬誤食之立斃或卽是歟。

上谷無鳴蜩入關後忽聞蟬聲因調齊天樂一闋詞云新聲驀訴齊宮怨依稀乍吟還咽蕩婦空聞羈臣曠野倦客關山離別幽懷忍說料鬢添華蛻痕凋葉搖曳涼柯有誰與爾並高潔秋魂都被喚醒亂山殘照裏干

樹凝碧泛梗愁長炊梁夢短入耳難禁騷屑冰天響寂甚獨抱孤清也因人熱聽裊餘音似催歸思切

輟耕錄至元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王逢浯溪集有感宋遺事云五月無花草滿原天回南極夜當門龍香一篆魂同返猶藉君王舊賜恩注云至元十三年正月伯顏丞相入杭二月起家三宮赴上都五月見世祖皇帝尊命

幼主爲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十二日丙人安康朱夫人安定陳夫人二侍兒失其姓浴罷蕭襟閉門焚香於地並雉經死衣中有清江紙書云不免辱國幸免辱身不辱父母免辱六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踰三百春躬受宋祿羞爲北臣大難旣至守於一貞焚香設誓代書諸紳忠臣義士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所載與輟耕錄相同而詩語較詳且云不免辱國詞意尤合知南村所載爲漏略耳楊瑀山居新話所載與浯溪詩注同大難旣至下又有劫數回輪妾輩之死

八字

四朝聞見錄歐陽子謚文忠景丞相鏜以善事韓亦謚文忠後以公論謂不宜以謚歐陽者謚鏜改謚文穆無

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
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白獺髓載趙從善增像
會稽賢牧堂事郡士朱萬年題詩於堂亦有此二語今
俗諺作大風吹倒梧桐樹者誤也更生據元人院本謂
元時諺語作鳳皇飛上梧桐樹然攷山居新話載桑哥
擅權時同僚張左丞董參政二公皆以書生自稱凡事
有不便者多阻之桑哥暗令人作一狀無人名事實但
云老書生小書生二書生壞了中書省云云促省掾再
讀之張起身云大家飛上話短長自有旁人梧桐樹是
當時諺尙如此張戲倒其語耳

嘗與更生論婦人畏足緣起更生引古樂府雙行纏詩
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妍以爲六朝已然然亦未爲確
證惟酉陽雜俎載葉限女金履事云隨汗國主得之命
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
無一稱者諾皋固屬寓言可見當時婦人以足小爲貴
其不始於五代可知韓偓詩六寸圓膚光緻緻唐尺六
寸尙不足今四寸耳

又與更生論兒貓女貓事顧亭林日知錄山東河北人
謂牝貓爲女貓隋書外戚獨孤隨傳貓女可來無往宮
中是隋時已有此語余謂隋書所言迺貓女非女貓也
女貓二字見園怪錄所載崔紹事蓋其語起於唐時又
開天傳信記有婦人投狀爭貓兒云若是兒貓卽是兒

貓。若不是兒貓，卽不是兒貓。初觀似不可解。細思之，兒貓當卽牡貓之稱。因怪錄稱牝貓爲女貓，則牡貓當稱兒貓。古者婦人稱兒，謂若是牡貓，卽此婦人之貓耳。兩兒字不可分，此其所以可笑也。

楊貴妃縊死，馬嵬傳記無異說。劉夢得詩：貴人服金屑，迺用晉書賈后傳。趙王倫矯遣尙書劉宏等，賫金屑酒賜后死，故事以喻當日貴妃賜死情事耳。或遂疑貴妃實服金屑，誤矣。

燕翼貽謀錄：尉職警盜，村鄉爭鬪，憚經州縣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獄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司申警悉毀撤之，詞訴悉歸之縣案。今令甲禁佐雜不准擅受，卽此意也。

金史忠義傳：烏古論黑漢爲唐鄧元帥府把軍官，權刺史行帥府事，城中糧盡，殺其愛妾啖士。此又一張巡。

今俗語以人之老病而死者爲燈盡油乾。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七火部引桓譚新論曰：余與劉伯師夜坐燈中，暗炷燠禿，將滅，余謂伯師曰：人衰老亦如彼禿炷矣。則此說漢時已有。

今俗呼龜爲王八，不知所起。史記龜策傳載八名龜之

名其八曰王龜。

各本皆作玉，今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鱗介部所引蓋爲龜中之王也。

則

所謂王八者，或本於此。

能改齋漫錄：仁宗朝周湛爲江西轉運使，以江西民喜

訟多竊去案牘。而州縣不能制。湛為立于丈架閣法。以歲月為次。嚴其遺失之罪。朝廷頒諸路為法。此今各衙門架閣庫之始也。

戴埴鼠璞琉璃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今用青色琉璃。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成之。始於元魏。月氏人商販到京。能鑄石為琉璃。採礦鑄之。自此賤不復珍。非真物也。案抱朴子論仙篇。外國作水晶碗。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者。云云。蓋亦冶石琉璃之類。是晉時已有。不始於元魏矣。

楓窗小牘。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製與舊義不同。為雙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有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即執辰牌。循環而出。云云。此全與今之自鳴鐘相似。然則巧捷之法。又豈必外洋哉。

北方呼物之黑色者。皆謂之青。思之。每不得其解。太平御覽四十五地部。引隋區宇圖志云。周太祖諱黑。因改黑山為青山。則知北方以黑為青。實起宇文之世。又太平寰宇記。澤州陵川縣黑嶺山。在縣西五十里。唐李德裕詩。烏嶺金坑。跋扈臣是也。周文帝諱黑。改為烏嶺。

金史劉豫傳。捷懶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屢出城拒戰。豫遂殺關勝。以降案。癸辛雜識載。龔聖予。宋江三十六人贊。有大刀關勝。或即其人。蓋江等皆受招安。

以討方臘見東郡事畧臘平之後當各受職故勝得為濟南將耳

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吳錄云臨海縣海水中生江蘿正青似亂髮即離騷所云者是也然則今之頭髮菜即古之江蘿

元人院本獅吼記演陳慥故事內有變羊一齣乃本妬記京邑士人婦大妬異常以長繩繫夫脚夫密與巫媼計以繩繫羊婦自咎悔誓還復本形云云與院本關目畧同見藝文類聚三十五人部引

元史英宗紀至治二年閏五月癸卯禁白蓮佛事白蓮佛即今所謂白蓮教也

漢書薛宣傳高陵令湯湛櫟陽令謝遊皆貪猾不遜宣手自牒書封與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移書顯責遊亦解印綬去此即今勒令告病之始又奏稟邑令尹賞與頻陽令薛恭換縣而兩縣皆治此即今人地未宜互相對調之始

今閩中有溺女之俗生女率多不舉按孫公談圃云閩中唯建劍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章郇公建州人生時家媪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於梁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然則宋時閩中不惟溺女且殺子矣

空同子懷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以麥秋為蟲名

甚奇五雜俎今俗指麥間小蟲爲麥秋北人指七月閒小蜻蜓爲處暑

博物志載劉園石千日酒事甚怪案周禮酒正注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疏云昔酒爲久冬釀接春清酒久於昔酒是酒名千日極言其釀日之久耳後人遂附會爲一醉千日之說左太冲魏都賦醇酎中山流酒千日是俗語丹青盛流於典午矣

避暑錄話安祿山作櫻桃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肯使周贄壓吾兒耶案新舊唐書懷王乃史思明之子朝義周贄亦思明臣而此乃屬之祿山並云見祿山事蹟殊不可解

周書蘇綽傳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今官文書用朱標蓋始於此

通鑑齊紀注郡姓者郡之大姓著姓也今百氏郡望蓋始於此案今百家姓旁注郡名疑卽宋之百氏郡望老學庵筆記永康軍導江縣迎祥寺有唐女真吳彩鸞書佛本行經六十卷多闕唐諱然則彩鸞不僅書唐韻矣放翁稱彩鸞爲女真蓋彩鸞爲當時女冠之能書者曰仙神奇其說耳

老學庵筆記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飘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飘香張九成放翁

不曰張汝舟妻。而曰趙明誠妻。可見易安無改適之事。
茶山乞貓詩云青筋裹鹽仍裹茗煩君爲致小於菟又
云江茗吳鹽雪不如更令女手綴紅纈今鄉俗乞貓無
不用鹽蓋沿宋時舊俗也而恰不用茗文獻通考
元湯炳龍山村集題姚靜齋女柔德一日三割股救其
兄云女生他人婦兄死誰養親割股與紵臂孰仁孰不
仁割股療兄事不恒有若宋呼延贊割股爲羹以療其
子尤所罕見矣

傭吹錄曰孔子有兄老子有妹董閭石尊鄉贅筆謂老
子妹無攷案莊子天道篇士成綺問老子曰鼠壤有餘
蔬而棄妹是不仁也老子有妹當本此錄不著撰人名
觀巖西顯序文知爲文鏡巖所作鏡巖名德翼江西德
化人崇禎甲戌進士嘗爲嘉興推官皇華絕聞載其却
屬吏金事甚詳

古人言翁翁猶令人言公公也碧翁翁蜜翁翁太平翁
翁之類皆是又稱某丈爲丈丈見全唐詩話諸母爲母
母見紫微筆記皆今人稱謂所無水東日記

馬上賣解之徒明時謂之走解見彭時筆記朝野僉載
卽有所謂一手捉鞍橋雙足直上捺蜻蜒者彭以爲金
元遺俗非是西河詩話載淮妓賣解有舜子投井秦王
立碑道旁拾芥鍍裏藏身諸名西河詩話
近世竊鉤之徒竄身都市潛於人叢中割取佩物俗呼

剪縉二字見明人說部京師則稱爲小李國初釋借
山阮璩京師百詠有小李詩都門喧熱名利區白日奔
走良可虞中有小李善剽竊如鬼如蛾滿路隅云云案
田汝成委巷叢談宋時臨安四方輻輳清攘之區游手
游食姦黠繁盛有翦脫衣物環佩者謂之覓貼兒知此
風南宋已然小李之名見葉文莊水東日記

東坡岐亭詩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此乃鄭餘慶事
見盧氏雜說非懷慎也宋林洪茹草紀事云席盧懷慎
爲相召客食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客以爲非鵝卽鴨
也已而下粟米飯惟葫蘆一枚而已亦以此事屬之懷

真恐是承東坡之誤非別有所出耳
容齋續筆載照子錄云同年小錄是雙雙先輩各一人

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雙相向而坐元以東爲上側以西
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
避位致王定保據言期集一條同年到集所團司所由
輩參狀元衆郎君訖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
坐隻東雙西與此所云雙雙相向而坐正合雙隻蓋謂
名次之奇耦先輩本進士互稱容齋謂雙隻先輩他無
所見何耶

夢溪筆談言信安滄景之閒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
塗之不爾多爲蚊虻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爲蚊虻所
毒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

之木馬挽車者皆衣韋袴云云案此數地皆在今天津
河間等府郵傳經商往來如織均無不敢乘馬及泥塗
牛馬之事若獨輪小車所在而有初非爲避蚊而設也
存中嘗按察河朔親至其地不知何故作此妄語余嘗
辨聘北道記鹿筋梁乃鏡梁埭之誤後人遂附會鹿爲
蚊食見筋之說又轉爲露筋更謂人爲白鳥咕噉血滴
筋露見酉陽雜俎江淮固多蚊蚋亦無有因蚊而死者大抵
昔人記載好爲已甚之詞非盡古今氣候之異惟筆談
所云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謂之凌床則至今如是
耳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庚戌罷雲南會川
路采碧甸子案碧甸子疑卽今所謂翡翠

漢書游俠傳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
詣廷門謝罪今軍法有插耳箭游營蓋漢時卽以此示
辱矣

北夢瑣言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
家家恐悚案雲溪友議蜀前將軍關某守荊州夢猪嚙
足自知不祥果爲吳將呂蒙麾下所殛荊州玉泉山祠
天下稱四絕之地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祠成曰三
郎神三郎卽關三郎也允敬者則彷彿似覩之然則三
郎卽壯繆矣

今人筆墨之佳者呼爲名手隋經籍志有名手畫錄一

清異錄江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舅油但呼烏舅此燭用烏舅油之始

今柏鄉光武廟古千秋亭遺址廟有二石人半身俗傳光武斬石人處案後漢書世祖紀命有司設壇塲於部南千秋亭五成陌章懷注其地在今趙州柏鄉縣水經注曰亭有石壇壇有圭頭碑其陰云常山相隴西狄道馮龍所造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焉據此則二石人迺翁仲耳周燁北轅錄云至趙州經光武廟有二石人首橫於路俗傳光武欲渡河二人致餉慮

洩其蹤迺除之又云遇二人問途不答怒而斬之已而皆石也則其說由來已久

盜水集柏人光武廟詩舊物餘翁仲是金源士大夫已知俗說之不可信矣

今人以乞養他人子爲過房錢少詹恒言錄引元史刑法志諸乞養過房男女者聽奴婢過房良民者禁之更生又引元史食貨志論鈔法云豈有故紙爲父銅爲過房兒子者乎皆以爲起於元時案石林燕語元祐初哲宗將納后得狄仁諮女宣仁意向之而庶出過房云云然則過房之名北宋已有之矣

抱朴子黃白篇故方有用後宮游女僻側之膠案僻側猶言秘密蓋卽女子天癸之類

玉臺新詠梁簡文帝戲贈麗人詩羅裙宜細簡畫屨重

高牆令人呼裙褶爲欄字見篇韻迺唐以後俗體六朝
只用簡字蓋明文于天公之賦

樓羅二字有數解說者多并爲一談唐書回紇傳加册
可汗爲登里頡咄登密施含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
含俱錄華言樓羅也顧亭林以爲聰明才辨之意鶴林
玉露僂儻俗言猾也蘇鶚演義云樓羅幹了之稱也緇
素雜記云言人善幹辦於事者謂之樓羅此爲一義五
代史劉銖傳諸君可謂僂儻兒矣盧仝示添丁詩婁羅
兒讀書何異摧枯朽亦謂兒之聰敏與幹辦之義相近
北史王昕傳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
此樓羅字乃昕擬鮮卑夷語之音今人謂方語之難解
者猶有此語與聰明幹辦之義迥不相涉南齊書顧歡
傳論蹲夷之儀婁羅之辨以婁羅對蹲夷亦似擬其音
而言至宋史張思均傳子承恩爲三班奉職思均起行
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
人目爲小樓羅焉此樓羅雖亦與幹了之義相近而小
樓羅之稱則今人說野史平話以之目綠林徒夥當必
宋時已有此語又宋史外國傳元豐四年于闐國遣蕃
部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羅有福力量知文法則又爲
外國可汗之稱梁元帝風人辭城頭網雀樓羅人則爲
兜攬歷鹿之義與諸書所言樓羅又不相同若酉陽雜
俎言天寶中進士多會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則尤不

足辯者寶中遊士之會醉對金畢錄姑自此隨興式不
吳更生瑟榭記宣化郡治之乾維有射圃焉地拓百
弓曲徑屢折室橫十笏虛牖傍通泱泱泉流琴筑表其
幽韻落落樹影几席分其餘清每當靚霧晨開鮮飈夕
動綠穿苔溜乍漾恬鱗紅逕藥欄頻喧逸羽小憩眠雲
之石重攜釣月之竿洵足寄遐尚於甯川標勝情於上
谷者矣匏廬太守符支鶴料蹟狎鷗盟判牘破閒傳牋
鬪捷花覆一棹而作纈蘇侵雙屐以留痕耽此崢泓助
其蕭爽顏曰瑟榭意本諸桑經酈注也或謂瑟之爲器
柱促則節乖絃絀則軫絕甚至自矜別調競託繁音徒
貽掉磬之譏難免盜竽之誚是非相伴幼眇宣鬯鬱湮
又烏能穆羽召和清音厲響也哉太守道朋養瘠心粹
易瀉五蠹潛形三蟲罷訟於是援髡柳踐髯莎門峙七
松籬安六枳檻葺庚辛而涵白石題甲乙而浮青酒聖
推襟詩星接襪翔葦未墜折波欲平會心在濠濮間置
身於巖石裏固不僅看山拄笏選樹移牀崔沔著陋室
之銘庾信成小園之賦而已

不從天子之命

天子之命

天子之命

天子之命

天子之命

天子之命

天子之命

天子之命

天子之命

天子之命



